

如果一个世纪以来,人们的焦虑主要是物的焦虑,那么现在,美的焦虑正在弥漫。

我们时代的焦虑是美的焦虑。乡愁,就是一种美的焦虑。

一到假日,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就抛弃他们已经小康、中产的物质世界,潮水般地涌向已经荒凉、越来越遥远的穷乡僻壤,古迹废墟,那些在唐诗宋词中已经赞美了数千年的故乡,昔日陶渊明所谓的“桃花源”。画框雕梁已不再,回首处,落日苍烟,水泥如雾。

进步,方便,实用,立竿见影(一天等于二十年),高速、漂亮,规范、焕然一新,高大上,有意思,但是不美。

美被普遍地理解为一种装修、整容、象征运动。(人为地赋予某种意义、某种价值、某种好处)。例如对成功的象征,何其普遍。新的就是美的,有利的就是美的。美的堕落,美缺席的时代。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,斯恶已;皆知善

之为善,斯不善已。”(老子)

中国古典的美乃是大巧若拙,大音希声,道法自然,师法造化。有包浆(时间的痕迹)的东西才是美的。

对有的(意义)的无限贪念,导致马克思所谓的“异化”,异化就是美的消亡。

庄子: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”道法自然,就是道法大地先验之美。《易经》说:“美利天下。”李白:“大块假我以文章。子曰:尽美矣又尽善矣!美在第一。美才是人的生活,美必好。不美的生活乃是动物性生活。美是一种唯有人才有的德性,美德乃是对物的超越。

“唯有作为审美现象,世界与此在(或世界之此在)才是有理由的。”(尼采)

汉语的“文明”一词,就是通过文(美的表现)照亮人与生俱来的动物性黑暗。“文明以止,人文也。”(《易经》)

美的本质是无。康德

美的智慧

于坚

所谓“无目的的目的性”,无(道)是无时间的,美是无(道)在时间中的表现。有无相生。只有人知道无这回事。有无相生,生命在阴与阳,有与无之间获得超越性,活泼泼地(王阳明)“物物而不知于物”(庄子),动物只知道有。

子曰: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。”游于艺就是游于美。道、德、志并非人为的意义、意志。而是人之为人的去蔽,超越。仁者人也。

老子说,“生之畜之,生而不有,为而不恃,长而不宰,是谓玄德。”玄德,就是美德。

无德的“宰式”占有乃是动物式的占有,美必消亡。

《易经》说:“君子黄中通理,正位居体,美在其中,而畅于四支,发于事业,美之至也。”孟子曰:充

实之谓美。美令人成为君子。不美的世界是动物世界或者唯利是图的小人世界。不美的世界乃是空虚的世界。人最大的危险就是丧失美,丧失对动物性的超越,重返动物性的黑暗无明。

中国世界观是以美为善,不美必不善。

与西方以追求真理为善不同。

所以中国有诗教。诗教就是美教。

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。”文质彬彬然后君子。这是美的尺度。

文人乃美之守护者。

海德格尔:“美乃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现身方式。”

“真理乃通过诗意创造而发生”,“美与真理并非比肩而立。当真理自行设置人作品,它便呈现出来”。

真理的本性乃是自由。修辞立其诚,诚就是自由,诚是无意义的,无意义就是自由。朱熹说:“诚者,合内外之道(合内外之道,就是去除意义的遮蔽。意义是外道。)便是表里如一,内实如此,外实也如此。”“诚是在思上发出,诗人之思皆性情也(性情就是魅力,灵性,灵魂之类。异名同谓)性情本出于正,岂有假伪来得底。思便是性情,无邪便是正”。子曰:诗三百,一言蔽之曰,思无邪。无邪就是无意义,只有无意义,美才向意义(解释)敞开。

不美的事物都是人为,做作。一定要赋予事

物一个意思。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,“道法自然”,一旦做作,美马上被遮蔽起来,人为只令美消逝。

自古中国,在政治经济上总有起落。而在美这件事上一直领先世界。书法乃人类一切艺术之极。早在唐朝,日本人就渡海来长安学写诗、学艺术、学烹饪、学盖房子、学如何生活。

李白《哭吴卿衡》
日本晁卿辞帝都,
征帆一片绕蓬壶。
明月不归沉碧海,
白云愁色满苍梧。

在日本人看来,中国乃是他们的希腊。但人们向希腊学习智慧,而不是生活。框架结构源于帕特农神庙,神已离开,史上最空虚的建筑。

纵观世界历史,仅中国创造并普及世界最美宜居的,画栋雕梁之四合院、美食、美服、美游、山水画、山水诗……正是海德格尔所谓:充满劳绩,但还诗意地栖居。宋是世界诗意之栖居的典范,可谓其时世界最美之国,士大夫(苏轼、欧阳修、黄庭坚……)无不逝于美宅。余波延及明、清。郑和下西洋,满载美物(青花瓷器,陶瓷、丝绸……)令夷邦目瞪口呆。

中国的传统,充实之谓美,不美必空虚如物。不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,那只是动物生活。以美为尚,是中国文明为世界贡献的一个被十九世纪以降一直被冷落的真理。

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。费孝通说。

一个邻市的熟人,画画的,创作过挂宾馆的巨画,参加过省内外无数美展,也获得过许多含金量颇高的奖项,他的微信朋友圈却永远只发布新作的消息,我问他:为何如此低调?熟人说:我的微友里有许多画界大佬,他们都默默地盯着我呢,有点小成便自炫,以后我都不好意思站在他们前面了。

曾经住的老院子里有个卖熟食猪肉的老板,他卖的猪肉每斤总要比一般人高那么一两块钱,开始一些年,虽然能维持下去,但谈不上如何赚钱。我觉得奇怪,薄利多销,是个常识啊,别人都可以做到,这个老板为什么不可以?熟了之后才知道:某些店家所卖的所谓土猪肉,其实来自饲料与熟食相混合的猪肉,而此老板只收纯熟食猪,在乡间的收购价格本来就要比那种食料“混合猪”高出几块钱。老板说:顾客有双眼睛呢,真正的纯熟食猪油水重,提在手里,肥肉会往下掉,做生意的人必须讲诚信才有活路,骗了别人第一次,别人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,如今我店子的生意越来越好,其实就是顾客的眼睛盯出来的。

两位先生从事不同的职业,日常生活覆盖的社会圈子截然相异,但他们都提到一个共同的观点:做事必须敬畏旁边的眼睛。

敬畏旁边的眼睛,第一敬畏的当然是别人的直接观感。一个人对别人的观感有种种。有的人本来就不是正路人,他的观感自然也带邪气,这种人对我们的言行持怎样的态度并不重要,完全可以置之不理;有的人代表的是公序良俗、世道人心,他的观感其实是社会上多数人的观感,尊重这样的观感,等于尊重主流的道德观、价值观。

假若我们格局打开一点,还会感受到来自时间的压力。一个人活着的时候,别人怕你、躲你;死了的时候,众人开心得像过年,恨不得毁掉你留下的每一段录音、每一张照片,这种人灵魂比肉体死得更早。相反,一个人在世的时候,他人觉得阳光遍野、花朵满径,内心时常涌出一种别样的踏实;逝世的时候,大家觉得自己的生活、情感遭受了重大打击,别人便会记住你的好,将你的功德写进文獻、编进故事,也就获得了不朽的可能。宋代的欧阳修屡遭贬斥,几起几落,然而,在当时及后世,世人对其评价非常高。无他,就是他经得起时光最苛刻的审视。一是有才,23岁中进士,能写一手顶流的散文、诗歌;二是待人极其友好,平生最做的事就是奖掖后进,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父子都曾得到他的提携与栽培。对时间那双眼睛的敬畏,是一个最深远的智慧。

人有趋利避害的考虑,很正常,但我们得分清什么时候是利,什么是害。某种东西你该拿,拿到某种程度不会被眼红、被制止,是利;一些东西,你不该要,要了,许多人内心不痛快,甚至生出阻碍之心,是害。属于你的“利”,你拿得谦虚一点,给别人多留一些份额;不属于你的东西,你捡田螺每隔三丘田,绝对不争,“害”就会溜得远远的。敬畏旁边的眼睛,其实就是要培育自己趋利避害的眼光、抬升自己攀高的能力。

这是一家很专业的农场,围观了很久,终于盼到了招聘义工的消息,赶紧报名,幸运入选。

进入农场便有平整的土地在眼前展开,草木生发的气息醉人心脾。早开的花朵在枝头和田埂向我们打招呼,菜园里的时令蔬菜精神奕奕让人忍不住想吃;壮硕的母鸡在自由啄食,一头牛孤独地站在远处的地里……等不及组长召集开会,许多人开始在田里、沟里、草场上蹓下跳自行撒欢。

劳作前有整体介绍,今日的活儿主要是锄草。因为是有有机农场,不打农药,所以杂草丛生,一茬一茬长得飞快,负责种植的农场人平日需要大量的时间用来对付它们。野草的种类有泽漆、羊蹄、宝盖草、荠菜花、蕤白、繁缕、南苜蓿、婆婆纳,以及生态杀手级别的人侵野草——加拿大一枝黄花,根系发达纵深,繁殖力极强,那得用手拔,拿铲子铲掉,这叫锄草;如果用化学农药除草剂,那叫除草,方便高效,但会破坏土壤中微生物的生长环境,对野生动植物生存及人类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

工作地是一片橘林,看起来,绿油油的野草居然比橘子树活得更滋润。我们领了工具,三角锄头或者梯形锄头,举起来不轻。几个曾经有过农村经验的人便探讨起工具的实用性,北方用的是弯刀锄,平行于地面,便于铲土,且可以把野草连根拔起;南方则用窄小的长方形锄头,都比这个更得劲。组长解释:这里的土质黏、重,所以这一带的农民都用这种农具。弯腰、铲草、翻土、挖根,开始是信心满满,大干快上,过一会儿,腰疼,胳膊疼,铲一会得歇一会,好在晒着太阳,一边锄草,一边聊天,感受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与快乐。

午饭是农家饭,山楂饮,都是农场里自产的,大概也是饿了,吃起来特别香。饭后,清理羊圈和兔子窝的粪。第一次目睹了小兔吮乳,羊妈妈警惕着我们的清扫动作,她的眼睛良善至极,从睁得圆圆的到眯成一条缝,都温顺得让人心疼。而兔子窝里的兔子似乎犯春困了,在角落里袖着手晒太阳,对我们这群人根本不理。

万物有灵,相安无事,便是最好。席地而坐围成一圈的十几位义工,初见也像是重逢的朋友。一位

90后分享说,农场报名很火,身边很多朋友一起报名都没有被筛选上,自己很幸运。干了一上午活,觉得很放空,啥都不想,晒着太阳,除着杂草,很治愈,很享受。

一位妈妈说,自己是城里长大的,孩子小的时候陪着来做过几次活动,现在孩子长大,没再来了。但是,自己的心却留在这里了——可能中国人的土地情结是天生的吧。

另一位妈妈说,如果今天在家,肯定要打孩子——因为他爸爸微信怒诉娃昨天晚上偷偷玩游戏到很晚。可是在农场里看到柳条在枝头自在垂荡,大鹅在水里畅游,风儿自由来去,孩子多玩一下似乎并不那么可恨了。

唯一的男士说他来自农村,上大学时的梦想就是赶紧离开农村、离开土地。可是上班多年后,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想念老家,想干农活,周末经常会一个人到郊区去寻找农村、农田,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。工作人员说这在男性群体中比较少见,每次义工招募很火爆,但都是女性占大多数。

喜欢农场的人都是善良的人;喜欢农场的人都是有趣的人;喜欢农场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。群友笑哈哈地总结着。

最后的礼物是一捧鲜切花——西蓝花开出的花朵,四瓣的小黄花,长在挺立的绿色茎秆上,细碎整齐,茂密繁盛,从底部到顶端依次开放。没有争先恐后、争奇斗艳。每一朵都如时绽放,每一朵花在一起,画出春天。我们带着这捧满眼满心的春光返程。

这阵子,我的床头柜放着一本护封上开着月季花的书,书名是《赵丽宏美文》。原本想把此书借给喜欢文学的高中女孩,然而,打开封面,看到作者的亲笔留言:“宣轩雅正赵丽宏一九九六年元月于四步斋”几个沉稳而有力的繁体字,不禁犹豫了。于是,借出了另一本书。就这样,从挤挤挨挨的书架上抽出的《赵丽宏美文》,成了最近重读的书。

喜欢赵丽宏先生的作品由来已久,他的《珊瑚》和《抒情的回声》等诗文,以文字之优美,感情之真挚,一直是我们中文系同学所爱。他践行着“做一个美的追求者”的自我要求,以发现美的眼睛,捕捉着生活的美好。他深信“真诚,是散文的灵魂”,所以,他的诗化的散文里有抒情、有哲理,感动和吸引着读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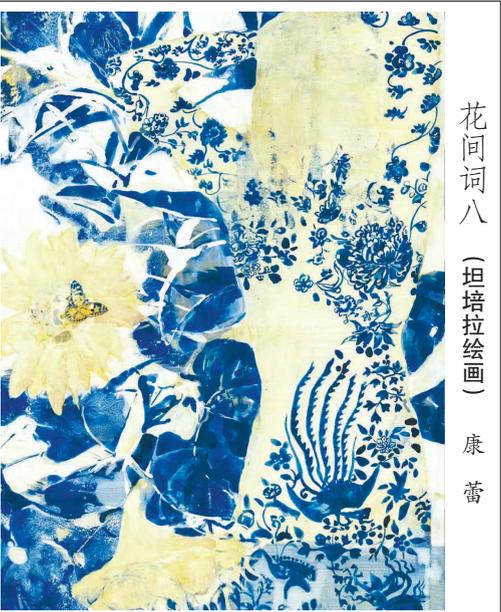
当我成为《少女》编辑,为月刊“卷首语”约稿时,便率先想到了赵丽宏先

生。虽然我与他素昧平生,但我的电话约稿得到的是满口应允,并很快收到了稿件。上世纪90年代的投稿,是以手写稿的方式邮寄的。也许是为了安全起见,赵丽宏先生亲自把给稿件交到了出版社的门卫,确保了《少女》的刊用。经此,赵丽宏先生那谦逊、热情和认真的作风,刻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更荣幸的是,在日后的交流中,我还获得了赵丽宏先生的赠书《赵丽宏美文》。捧读这本美文,作者的乐观积极、正直善良、热爱文学,跃然纸上。

在《心灵是一棵会开花的树》中作者相信,“当有人在向世界奉献爱心,这样的时刻,就是花开的时刻”,他“愿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心花怒放的世界”,简直纯真如孩童;在《落英缤纷》中,作者强调“不要说人生的路上布满荆棘,荆

棘也会开出淡淡的小花”“只要你不是一个颓丧沉沦的人,春天是不会辜负我们的!”字里行间满是信心和鼓励;在《挥手——怀念我的父亲》中,作者追忆了父亲的种种难忘,最后出人意料地指出,所谓“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”这句话,“只是对死者而言的”,共情了多少伤痛的心;在《我的“写字”生涯》中,作者说,“我至今仍然非常怀念最初写作时那种真挚而又自由的心态,没有杂念,没有功利心,有的是对大自然、对青春和生命的热爱。……不断开阔视野和胸襟,追寻人生的真谛,这便是我应该追求的,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目标。”读来,令人肃然起敬;而在《挚友》一文中,作者表达了对阅读的深爱,他说,“我无法想象,假如没有书,世界将会是何等的荒凉;假如没有书,我的人生将会是



花间词八 (坦培拉绘画) 康蕾

看见树

言即兴表达。一个新的早晨,冬日杲杲,照我南屋。我从一棵树、几棵树走向另外有着相似的色彩变化。外几棵树。所有的鸟鸣声仿佛都从树上长出来,又被风吹了一下,抖落。

我在富春江边,行走、开车,从下游到上游,偶然进去几个我不熟悉的村庄,或者一座山的山脚。新鲜的景致吸引我停驻,逗留,用简单的语

何等的模样。”甚至认为“还有什么事情比读一本好书更使人快乐的呢?”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称霸、实体书市场低迷的今天,重读这些文字,我不得有十分感慨。

原以为出国后,只能在藏书里遇见赵丽宏先生,想不到新加坡多次邀请赵丽宏先生参加一年一度的作家节,让我在座无虚席的礼堂里一次次聆听了他的掌声连连的演讲;更有意思的是,我执教使用的中学课文也收入了赵丽宏先生的美文,让“赵丽宏”这个名字被一代又一代新加坡学生记得。2010年,我在一场文学精品讲座上遇见了赵丽宏与郑宗培,并第一次用手机留下了与他们的合影,见证了

中国作家在新加坡的影响。

十日谈 陪刊
《陪孩子重读一本书》
正在重读的书
责编:殷健灵